# 孤独的刽子手

钟连城◎著

剑子手杀人的动作无论多么优雅，同样意味着残忍……

長征出版社

# 孤独的刽子手

钟连城◎著

長江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**

孤独的刽子手/钟连城著. —北京：长征出版社，
2008.8 ISBN 978-7-80204-359-6

Ⅰ. 孤… Ⅱ. 钟… Ⅲ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Ⅳ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8）第 080279 号

**书　　名**：孤独的刽子手

**作　　者**：钟连城
**策　　划**：刘志军
**责任编辑**：罗婷婷
**封面设计**：木鱼书籍
**出版发行**：长征出版社
**社　　址**：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　**邮编**：100832
**电　　话**：（010）68586781

**经　　销**：新华书店
**印　　刷**：北京市京北制版厂印刷
**开　　本**：787×1092　1/16
**字　　数**：220 千字
**印　　张**：19
**版　　次**：2008 年 6 月第 1 版
**印　　次**：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**定　　价**：30.00 元
**ISBN** 978-7-80204-359-6

**（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，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）**

# 内容提要

一个出生在大山腹地的山民，小时候，他听村中老人讲，在二百多里的山外有一座古老的都梁城，那里车水马龙、市肆繁荣、游人如鲫……张世煌从此立下志向，这辈子一定要去都梁看看，才不枉度此生。

道光十八年，十三岁的他随杂货商走出大山，终于见到了魂牵梦萦的古城。都梁的繁华让他发出“宁为城里犬，不作山里人”的感慨，就这样他不愿再回到山里去。几年后，状况稍有好转，他把妻儿接来，旋即又陷入生存的危机中，不得不拜老刽子手柒天武为师，踏上了职业刽子手的生涯。

刽子手很少有长寿者，这不是鬼神作祟，是刽子手无法跨越横亘于心的那道人性障碍——两军对阵，胆小如鼠者可以变得勇敢，可是要将一个与己毫无冲突者斩首，英雄豪杰都难于下手……

张世煌出道于动荡时期，在“乱世拟用重典”的多事之秋，衙门里有砍不完的人头，他的良知和人性经受着炼狱般的煎熬……最后，当他处斩了恩人，终于崩溃了……他死后，十五岁的儿子张忠民接过他的马刀成了刽子手。为了使张忠民不致重蹈父亲的覆辙，柒天武对他实施了一系列魔化训练，意在把他培养成以杀人为乐事的天生杀人狂……

全书大气磅礴，人物命运跌宕起伏，是中国古代酷刑化的再现。

# 目录

孤独的刽子手


第一章　提人头回家 / 007

她把手伸进工具箱，摸到了一个圆溜溜的东西，就感觉到丈夫这次带回家的“猪头”不对劲，提出来看时，竟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！陈氏惨叫一声，当场昏倒……

第二章　第一次杀人 / 018

柒天武挽起袖管，露出手肘道：“我到底杀了多少人，看看这里你就知道。”张世煌看到师父手肘上布满了一层坚硬的厚茧，倒抽一口凉气，如果没有削下成百上千颗人头，刀背不可能在他的手肘上磨出如此深厚的老茧！

第三章　职业门坎 / 027

到最后一颗人头落地时，柒天武叫好：“干得漂亮，张世煌你可以出师了！”张世煌很得意：“这都是师父调教有方。”柒天武拿过马刀，闭上一只眼瞄了瞄刀刃，道：“杀了十五个人刀刃卷得不多，这手法够得上第一流的刽子手。”

第四章　鬼魂附身 / 037

鬼道：“我是曾如炷，道光二十三年你砍了我的头，如此大事你竟不认账。古人云‘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善恶若无报，乾坤必有私。’众目睽睽下你杀了我，难道还会有假？我是读书人，读圣贤之书，奉天人之道，从不冤枉一个好人！……”

第五章　一俊遮百丑 / 046

咸丰三年八月，举童子试，年仅十五岁的张忠民得中，成为都梁年岁
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com

最小的秀才。放榜之日，举城皆惊，张世煌欣慰之感莫可言状，含辛茹苦多年，他总算看到了希望。

第六章　无奈斩恩人 / 057

刘汉清一见故人，泪如雨下："世煌呀，我冤啊，求求你看在过去的交情上刀下留人。"张世煌万分为难："汉清叔，这个忙我帮不了，官府要斩你，我只是个执行者，能够帮你的是快一些，让你少受皮肉之苦。"

第七章　在劫难逃 / 067

月月红吃惊地望着张世煌，见他下面软绵绵的如严霜打蔫了，再看他的眼神不是淫邪而是凶光毕露，顿时明白过来，赶紧推开他大叫："刽子手想杀人了！救命啊——"

第八章　逼上法场 / 077

柒天武道："师父哪里还有什么法宝，其实最好的法宝莫过于自己的意念，你正气足时，自然就能压倒邪气。这些冤死鬼让你心有亏欠，正气也就散了"。张世煌道："我是刽子手，杀人是我的职责，晓得谁是冤枉的？他们合伙找我算账，我也冤啊！"

第九章　宿命难逃 / 086

张忠民这下火了，但还是不发作："钱掌柜，你今后骂我、挖苦我都没关系，如果听到你还在我面前言什么'神童'，休怪我不给你脸色！"钱一贵羞得一脸通红，连连道歉："失言，失言，恕我失言！"

第十章　刀下留妖 / 097

郑正文说："我不是妖精，我是人！这位刽子手哥哥长得俊美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我情不自禁地向他示好，难道也犯法？"郑正文向张忠民抛了一个媚眼，"小哥哥你大胆杀，能死在你的刀下我也算个风流鬼！"

第十一章　传世"秘笈" / 110

张忠民又问："最高境界有特定标志吗？"柒天武道："如果你能从杀人中得到快感——如果某一天你觉得新鲜人血的味道赛过任何美味佳肴，那我要恭喜你——你已经得道！"

**第十二章　恩重如山 / 119**

张忠民回到家里，掩上门，细细打量刀鞘，发现鞘口是用锡箔封了的。他用剪刀启开锡箔，提了刀鞘向床上一倒——他惊呆了——哗啦啦……竟全是白花花的小锭银子！细细数了一遍，竟有一百五十两之多！

**第十三章　诗酒青楼 / 132**

陈氏母女疑惑地看着张忠民走进他的房里，回来后拿了一个老旧的牛皮刀鞘往妹妹床上一倒，竟是一大堆白花花的银子……母女俩惊呆了，张忠民道："你们不要担心这些银子来路不正，这是柒爷爷一生的积蓄，特意留下来给我娶亲的。"

**第十四章　斩首成善举 / 147**

李政光叫道："张师傅，你不要听他叫苦，他是前生造孽太多，此生老天爷要他生不如死来世上受罪。今天他的难日已满，你快快将他了结，好让他投胎做人。谭国民，张师傅在帮你解除苦难，为何还不谢他？"

**第十五章　迎娶"一点红" / 157**

子牌时分，王逸红在众妓女的拥簇下回来。进了房，春花把王逸红推到张忠民身前道："从此刻起，本姑娘把逸红妹妹交给你，你要好好待她，若是欺侮她，我代表'花'字辈的姐妹定不饶你！"

月月红亦走近道："你敢欺侮我们的逸红，我们'红'字辈的姐妹绝不轻饶你！"

**第十六章　衙门"龙阳君" / 170**

张忠民最先清醒过来，也记起了自己的使命，他赶紧给郑正文斟酒，又给自己斟满，道："郑主事，喝！"

张忠民一仰脖干了，郑正文仍然在看他，眼神里透出异样的光芒，许久终于开言道："张师傅，你知道得真多！"

**第十七章　好人无善终 / 184**

张忠民全然明白了："干爹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"

王堃义道："这话该我来问你，现在你反倒先说了。"

张忠民道："昨晚我问你凭证的事并无恶意，只是想给你提个醒。"

王堃义道："谢谢你给我提醒，我还真个醒了。你和我非亲非故，天底下怎会有馅饼不偏不倚正好掉在我身边的道理。年轻人，你回去吧，今后就不要再来打搅我老头子了。"

## 第十八章　进入最高境界 / 198

由于腥味太冲，连闻惯了人血的公差们都掩了鼻子。张忠民却有一种渴望——他贪婪地吸溜着鼻子，浓烈的血腥味给他的感觉竟然不是恶心，而是沁人心脾、妙不可言！于是他明白——他进入到了柒天武所描述的那种最高境界……"

## 第十九章　圆了香火梦 / 212

妙湛见哥哥四十六岁了还没有子嗣，就让他在母亲的"三七"之后去一趟妙尼寺。

又是二十一日过去，张忠民如约来到妙尼寺，这次仍然没有见到妹妹。寺里的妙翠师父交给他一个大布包，称是妙湛师父外出云游时留下的。

## 第二十章　威惊长沙城 / 222

割到一百几十刀，廖星亮已经血肉模糊，站在近处的兵勇、皂卒都看不下去了，有人开始哇哇大吐。张忠民初时没有特别的感觉，当浓烈的血腥味刺激起了他的神经，他变得兴奋起来，越是到最后，他就好比艺术家进入到"创作"的最高境界，刀法变得更加娴熟……

## 第二十一章　归途惊魂夜 / 235

瘦高个："如何处置他们？"

王一风："原来打算把他骗到伙铺趁熟睡时了结，这两个穷鬼没钱住店，等他们疲倦时再下手——你带家伙了吗？"

瘦高个："带了，两把二十几斤的斧头，我磨了整整三天，可以用来剃头。"

王一风："带了家伙就好办，半夜过后大家都困了，几斧头砍死了往水里一扔就大功告成。"

## 第二十二章　法场六龄童 / 248

蒋秋生忙自己的事去了，突然一群狱卒押着四五名五花大绑的死犯出

来，霎时恐怖的洋号声和着衙役、公差的呐喊声骤然震天动地："杀——杀——杀——"

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，张凯年吓得哇哇大哭起来，手中的大半块白米糖掉在地上也浑然不觉。张忠民怕儿子跑了，攥得更紧。

**第二十三章　老来嫁女 / 259**

张忠民见到妻子的这些姐妹，少不得要问候一番。春花说，花字辈的姊妹只剩下她了，荷花、桂花、雪花都已作古。说了几句，少不得要感叹一番岁月的沧桑。红字辈的姊妹见到张凯月兄妹二人已经长大成人，言语中流露出对王逸红的无限羡慕。她们都是五十岁上下年纪，也早不在怡春院干了，老来凄凉，身边没有一儿半女。

**第二十四章　初试云雨情 / 269**

入得院里，他尚未回过神来，就有一班粉头迎了出来，连拖带拽地把他拉了进去。他很不自在，只见五十多岁的蒋秋生在女人中间如鱼得水。粉头们见张凯年还是头一回来这种地方，就放肆起来。

**第二十五章　第四代刽子手 / 277**

柴刀大哥被斩后，陈凯年一夜成名，再有几次，他就能独当一面了。张忠民于是退了下来，等着儿子娶了媳妇抱孙子。然而他在家里闲了一段时间，毛病就出来了——全身酸痛难忍，右手像有无数只虫子钻进骨头里乱拱、乱咬般难受，继而头疼、发烧各种毛病一齐上来……可是，一旦他到法场亲手杀一个人，一切的不适就消失了……于是，他明白了，他也杀人成瘾了。这种毛病的特征是，如果不杀人，很快就会死去。

**第二十六章　第一个被枪决 / 285**

"你怎么现在才到，我们等了你好久，张师傅知道你要来，不肯吃衙门为他准备的酒菜，一定要吃你送来的东西。"

"我……我去了'一家坪'……"张凯月嗫嚅道。

"看样子你们父女真是没有缘分，"一家坪"是过去的旧法场，知州大人投靠革命，要用教场坪作刑场。你来了正好，张师傅就交给你了。"

# 孤独的剑手

## 引子

诗云：

三阳交泰产群生，仙石胞含日月精。
借卵化猴完大道，假他名姓配丹成。
内观不识因无相，外合明知作有形。
历代人人皆属此，称王称圣任纵横。

这首诗说的是傲来国花果山上有一块仙石，受天地之灵气、日月之精华，一朝迸裂产出一石猴，到后来得道成仙，成了人尽皆知的齐天大圣孙悟空。

话说清朝嘉庆初年，古城都梁出一奇人，他无根无底、无名无姓，既不是石头里迸开的，也不是树上结出的。突然有一天，他就出现在济州门外的城墙脚下，大约五六岁的模样，衣着褴褛，也不乞讨，有人看不过时就施舍一点东西。就这样有一餐没一餐，他居然也活了下来。无名童十一二岁那年，一连数日无人施舍食物，他实在饿得难受，偶见墙根下有一公一母两条蛇交尾，就捉来用火烤了吃，发现味道十分鲜美，这一吃居然吃上了瘾。之后，他每每去土堆、荒坡上寻找蛇穴，回到城里时，手中总是捏着活生生的毒蛇。都梁百年老药号“易恒春”常年需毒蛇入药，主事的闻知都梁出了位善捕蛇的大胆少年，就找到他，愿以高价收购。这男孩自此以捕蛇为业。有道是，“夜路走多了总要遇见鬼”，捕蛇少年也常被毒蛇咬伤，几乎丧了性命。某年仲夏，他在一风化石堆中逮得一条足有四斤重的银环蛇，一时高兴就放松了警惕，被它咬了一口。

银环蛇属“风毒”类毒蛇，用现代话说叫“神经毒”，毒液中含有麻醉剂，人被咬之时就如何被蚂蚁叮了一般，随后还有酥麻的快感。因为不痛，他也不在意，兴高采烈地来到“易恒春”就不济了，先是伤口周围乌肿，随之头昏目眩……也算他命大，“易恒春”多的是杏林高手，把他从阎王殿里救了回来。自此他便不敢捕蛇了，但活着要吃饭，饭从何处来？都梁衙门里有一个柒姓职业刽子手已经年老体衰，正欲物色一个接班人。杀人乃是折寿、损阴的勾当，正经人家子弟不屑为之，因此多年来无合适人选。有人就向他推荐这捕蛇少年。

在古书里，刽子手都是浓眉大眼、满脸横肉的凶神恶煞。其实，这也不无道理，面貌凶恶可起到镇住死犯的效果，在心理上就先占了上风。柒老汉把捕



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com

蛇少年叫到衙门里，见他长得眉青目秀就有几分不满意，但一想到徒弟难找，加之这少年自幼胆量过人，也勉强收了。他问少年姓甚名谁、何方人士，少年答道："我无名无姓，不知是何方人士，只记得一位熟人带我来到都梁，他要我待在城墙脚下别乱走，他去买糖给我吃，谁想到他一走就再没有回来。"

柒老汉道："他是存心要丢你。这样也好，你就跟了我姓柒，到你这代的辈分是'天'字班，干刽子手得沾点武威，你就叫柒天武吧。"

无名少年自此有了"柒天武"的官名。他跟了老刽子手学徒，不出几年就能独当一面，成了都梁的砍头新星。道光初年，老刽子手去世，柒天武以人子之礼葬了师父。因为职业关系，他像师父一样也娶不到老婆，一个人在衙门的停尸房里居住，寂寞时就去武陵井妓院销魂。

都梁有民谚云：

孤州对孤山，流水穿成河。

富不过三代，清官不久留。

孤州即都梁州，"孤山"乃是州城对面的全国第七十二福地——云山；"流水穿城河"说的就是，朱元璋第十八子朱楩为了取水方便在城中凿的人工河；"富不过三代"不用解释，每朝每代，每个地方都难逃这定数；"清官不久留"就是说没有哪一个知州在都梁为官的时间超过三年。

然而衙门里的主事和公差却是固定的，柒天武自从当上刽子手，就雷打不动，既不调离，也不去职。他早已习惯知州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，同时他也习惯白刃闪过人头落地的杀人生涯。杀人杀得麻木了，他从来不去打听被杀者姓甚名谁、何方人士、所犯何法。他的职责就是杀人，他认为，官府要杀的人绝对是可杀之人。

衙门里总是有杀不完的犯人，在年复一年的杀人生涯中，柒天武渐渐老去。到了五十岁以后，他就感到力不从心，有时碰上脖子短而粗的犯人，一刀下去竟然拖泥带水，一点都不干净利落。

道光二十三年农历六月的一天，老公差李洪有急找到柒天武，劈头盖脸地问道："柒师傅，你一天可以砍多少颗人头？"

柒天武一愣，忍不住问道："你问这个干啥？"

李洪有道："是这样的，衙门里关了七十三个死犯，都是同一个案子的，按规矩要一次处斩，主事要我问你，杀这么多人有没有把握。"

柒天武道："要是年轻那阵还行，现在老了手臂没劲。"

李洪有泄气道："看来只有去外地调了。柒师父，我看你也该找个接班人了。"

柒天武摇头叹道："江河有意，流水无情，我早就想找个徒弟，可是没有人愿意干哪！"

李洪有点头道："说的也是，这年头知州易得，刽子手难求。"

柒天武苦笑道："你这是抬举我呢，还是损我？知州谁都想当，当然易找，当刽子手没人干啊。麻烦你帮忙留意，有合适的就推荐给我。"

李洪有道："我会留意的——你忙，我还要去落实请刽子手这桩大事呢。"

过了数日，李洪有果然从外地请来了六名刽子手，和柒天武合在一起斩杀七十三名死犯，平均每人斩杀十余人。这个数在柒天武一生中不是最多的，年轻时他曾一次将二十几名土匪的头割下来，没有一点累的感觉。

都梁州一次斩七十三人，这种情况是很少的，外地刽子手问柒天武这些人犯了何罪，柒天武就向衙门里的熟人打听。

原来这七十三个死犯都是北乡高沙镇人，且多沾亲带故。事起于去年都梁州遭遇大旱，今年一开春，高沙镇首富杨居南就与外地米商大肆抢购谷米，当地居民群起而阻拦，要求将谷米赈贷给地方灾民。杨居南买通知州徐光弼，徐即以官府名义压制。灾民见知州不体恤民情，十分气愤，在监生曾如炷、灾民曾以得的带领下扣留了米商泊在资江两岸的船只，并捣毁了杨居南的住宅。农历四月，徐光弼率兵捉拿曾如炷等人未获，便纵火烧了曾如炷的房屋。曾如炷闻讯随即鸣锣聚众，将官兵团团围住，徐光弼趁乱化装逃脱，至祖师桥被乡民截住，曾以得赶到，将徐光弼斩首。草民百姓竟敢斩杀朝廷命官，清廷急令湖南巡抚究办。历时两个月，终将七十三名案犯抓捕，独独曾如炷、曾以得乘舟逃脱。

柒天武将事由说给了同仁，众刽子手甚是感慨，觉得这世道乃是有权人的天下，草民苟且偷生为好，与官府争什么平等便是自讨麻烦。

道光二十三年农历六月二十三日巳牌时分，都梁州府突然号声惊天，杀声如雷，声音令人胆寒。衙门开处，大队州营丁兵押着七十三名五花大绑的死犯如潮水般奔涌而出。其时正是四乡农民入城的高峰，队伍所到之处，路人纷纷避让，有躲之不及者，均被踩倒在地……

队伍耀武扬威地一路呐喊着在州城游了几条大街，然后涌过玉带桥，径向三里外的荒郊“一家坪”进发，沿途引得州民伸长了脖子看热闹。

“一家坪”乃是东郊最荒凉之地，杂草丛生、怪兽出没，方圆数里只有孤零零一幢旧木房——“一家坪”之名正由此而来。自明洪武年伊始，此地就被官府辟为处斩犯人的场所，那一幢孤屋其实就是供刽子手及公差暂歇之处。

七十三名死犯被押到“一家坪”一字儿排开跪下，新任知州在随员拥簇下站在高处宣读死犯罪状。柒天武则领着外地同仁入孤屋做准备。

孤屋由于久年失修，已近腐朽。屋中置一排磨石，专供刽子手磨刀之用。另有簸箕、锄头、铁铲和石灰缸之类，一旦有了无人收尸的死犯，公差就用这些工具掘坑掩埋，那缸中的石灰乃为人血消毒之用。

外地刽子手害怕在都梁丢脸，马刀虽早已磨好，到了孤屋仍抓紧时间再磨一遍。

刑场传来三通鼓响，午牌时分已到，刽子手们拭好刀刃从孤屋里闪将出来，站到死犯的身后。很快开斩时辰到了，新知州一声“立斩”，将七十三块死牌掷于地，随即号声、锣鼓声、呐喊声骤起。七名刽子手抖擞精神，挥刀开杀——但见白刃闪处，人头一颗颗滚落地上，血水从脖子上喷出，尸首倒地处，草地一片浸湿，空气中即时弥漫了一股熏人的血腥味……

斩完了人，外地刽子手当场讨了赏封赶路回家，柒天武则随州营丁兵拥簇着新知州回城。刑场只留下李洪有一干公差收拾局面。

见官兵离去，死犯亲属涌上法场一边呼天抢地大哭，一边收拾尸体，剩下没人收的尸体两天过后再由官府处理。

柒天武回到衙门，主事王守仁又提醒他尽快收一个徒弟。柒天武口里答应着，领了赏赐仍去武陵井找粉头过夜。

次日，柒天武在回衙门的路上，听到有人在议论，说是昨晚有一个大胆汉子从“一家坪”提了一颗人头回家要做成烤肉出售。柒天武乍听之下觉得此言甚谬——要做烤肉，人身上多的是肌肉肥厚处，诸如屁股、大腿什么的，为何要把没有多少肉的人头提回家？但所到之处，别人都在议论此事，不像是误传或谣言。

“一家坪”已经够阴森的了，即便青天白日都无人敢单独通过，如果有人真有胆子从那里把人头提回家，那么这个人定是做刽子手的好人选！柒天武如此想着，不觉已回到了衙门。已经是巳牌时分，有当差的遇见他就道：“柒师傅你去了哪里？李公差正四处找你呢！”

柒天武来到衙门公廨，李洪有迎了上来，道：“柒师傅，有件喜事我正要告诉你。我已经替你物色了徒弟，此人胆子比天还大——”

“是昨晚上从“一家坪”把人头提回家的那位吧？”柒天武打断李洪有的话道。

“对对对，你也听说了？这个人真是了不起，是天生的刽子手的材料！”

“我也是才听说的，还以为是谣言呢。”

“不是谣言，是确有其事，他把人头提回家，结果把老婆吓成了哑巴。”

柒天武道：“这事我总觉得蹊跷，既是做烤肉，人的脑袋是人身上肉最少的地方，他为何不割屁股上的肉什么的？”

李洪有听后抚掌大笑：“真乃三人成虎，人家做烤肉是实，但不是用人肉做烤肉，我说出原委来你肯定也会信服——但我就是不说，事成后你如何谢我？”

柒天武望着李洪有：“你要我怎样谢你？”

李洪有道：“我想吃龙肝凤髓、玉液蟠桃，你有吗？”

柒天武道：“那我就请你去武陵井快活，你快说出来，别学止戈亭的说书人吊我胃口。”

李洪有于是道出了实情，柒天武听后亦是捧腹大笑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 孤独的刽子手

## 第一章　提人头回家

她把手伸进工具箱，摸到了一个圆溜溜的东西，就感觉到丈夫这次带回家的『猪头』不对劲，提出来看时，竟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！陈氏惨叫一声，当场昏倒……

危乎高哉，雪峰之难难于上青天。在雪峰山都梁地段，有一处与世隔绝之地——罗溪。罗溪四面环山，形似铁锅，境内居住了一万瑶民，因交通不便、信息闭塞，瑶民们可谓“尔来四万八千岁，不与秦塞通人烟”。他们世世代代在此繁衍生息、生老病死，不为外人所知，却说里面有一少年，名叫张世煌，他是第一个走出大山的罗溪人。

张世煌很小的时候，听村中老人讲述山外的世界，说是在二百多里的山外，有一座名叫都梁的古城，那里车水马龙、市肆繁荣，游人如鲫，可谓繁华之极，各种玩具、小吃数不胜数……张世煌听后，便十分神往，立志长大后一定要去都梁城里看看，也不枉度此生。

张世煌成年后，就像他的祖辈一样娶妻生子、耕作为业，农闲时上山狩猎，却无机会走出山外。生活的艰辛使他不堪重负，曾悲哀地认为，此生就要在狭窄的罗溪耗尽了。谁料到自己时来运转，机会终于来了。

道光十八年，都梁城里的杂货商人刘朝干冒险进山收购山货和兽皮，这一遭他大获丰收，回家时，货物竟多得无法挑动，亟待雇请一名挑夫。二十三岁的张世煌自告奋勇，愿随刘朝干出山。于是，他终于见到了魂牵梦萦的都梁城。乍见之下，张世煌虽早有心理准备，但古城的繁华还是使他惊呆了——坚固高大的古城墙、井然热闹的市肆、琳琅满目的货物……这一切都是罗溪那个简陋、落后之地所没有的。于是，他着迷了，发誓不再回去，并发出感慨道：“此生宁为城里犬，不作山里人！”

古道热肠的刘朝干也愿意帮助张世煌，把他介绍给了东乡的堂弟刘汉青学做烧酒。心地善良的刘汉青认为这年头做酒的人太多，且本小利微，不利于年轻人发展，就介绍他跟东门一屠户学杀猪。

杀猪是当时最令人羡慕的职业，不需本钱，一把屠刀在手，天天喝酒吃肉，过着神仙般的日子。张世煌在城里干了三年，待立稳了脚跟，就在东门外租了房屋，把老婆陈氏、儿子张忠民从罗溪接了过来。前几年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如今拖家带口，他感到了沉重的压力。城里过日子不比乡下，什么都要钱买，他有点后悔不该把家小接来了，此时让老婆回去显然是没有面子，说什么也只

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com